

又設有善師多徒。其中少勤。餘則怠惰。勤者日進。師亦日勤。以勉其進。惰者若惰于先訓。師者豈勤加以後訓。天主善師也。人皆其徒也。性教其先訓也。聖教其後訓也。中人不勤于彼。天主緩于此。何異。又嫌聖教來遲。而不揀祖先。無益之務也。負大恩之嫌也。有人貧微。幸獲王寵。賜之重任。加之厚祿。乃異王曰。遲哉。王寵。何獨吾受寵耶。何不早而寵吾先人耶。斯人不亦狂哉。今汝幸聞天主教。弗異其遲。受從而謝可也。

吾主耶穌聖誕瞻禮。

今日聖而公會三祭。一在子時。一在昧爽。一在天明。其故有二。一慶賀吾主三受生于父。而延乎無終之終。斯生之理幽深奧微。神人莫測。經指聖子者云。奇哉其生。誰能書述之乎。因子時之祭。慶賀斯生。而祭之首句。舉聖子之言。曰。天主聖父。謂吾曰。爾實為吾子。我今日生爾也。

第二。有始無終。生諸義人之内。是也。人犯大罪。主離其心。幸改就義。主仍入心。若從新再生。經内主所云。義人乃吾母也。斯之謂歟。

或疑曰。義人恒犯。而失夙義。主亦再出。詎謂無終之生。曰。論人斯生。頻有終盡。論主之意。永生也。主生人心。意欲恒住。謂無終者。故又。義人沒時。幸存其義。昇天受福。主居其心。于無窮弗離。因謂之無終也。或又問。昧爽之祭。指主生于義人之内。何。曰。昧爽。微明之時也。義人在時。雖得聖寵。不得明決。其是。惟畧揣驗。而莫能無疑。正若人居微明之室。經云。孰能定之。其屬愛乎。其屬惡乎。幸哉。主生義人之内。恒炤其心。其靈恒光。因祭之首句云。今日大光。普炤吾人。第三。有始有終。生于聖母。是也。天明之祭。指主顯世。若太陽然。大散世暗。大炤

人心。令知信從之也。主也。生時。外國三王。齊至恭慶。國內牧童。齊至致禮。又。嬰童者。老年者。配耦者。嫠婦者。各等人類。知識吾主。愛慕恭敬。因祭之首句云。小嬰。爲吾臨世。而聖父付吾其子也。二。感謝天主。賜世性。書。聖寵。三教之恩。引世識主。三教有殊。太古性教時。知主僅僅。如許而已。其餘昏迷。因子時之祭。指謝斯教也。中古書教時。有經書典籍。有預知聖人著言。世人畧明。知主畧衆。因昧爽之祭。指謝斯教也。近古寵教時。主親訓人。宗徒衍教。多聖多賢。嗣繼。世人明明。知主者衆。因天明之祭。指謝斯教也。

天主降生時。世人太平。時落瑪王。大統
多國。欲知屬人之數。下令各詣所屬原
府。報名上冊。聖母及聖若瑟。時住加理
助亞地。納匝肋德府。聞令。偕至宗鄉。名
白冷。約離本府四百八十里。
在茲。吾主降生。經言如左。

子時之經。

聖路加
第二篇。

維時責撒肋

落瑪國王
之共號。

奧吾斯多

當時國
王之本

名。發令。命厥攸屬邦人。報名籍上。當時祭

利諾統理西利亞國。而兼掌冊名事。國人
俱歸故土以報。乃若瑟達未枝派人欲往

報名。携瑪利亞新婦。自納匝肋加理肋亞

府。偕詣白冷。如德亞郡。白冷達未國
王本地也。瑪利

亞時懷孕。適滿產期。產厥首子。襁褓置馬

槽。白冷城外。靠城有洞。或茅室。或旅人避
雨避暑廊亭。其內有馬槽。以便旅人喂

獸。白冷本小郡。店少。人歸報名雲集。聖母
聖若瑟甚貧。不得投宿。乃出城。下落卑所。

及產主置時郊外城外五里牧童人未眠守

夜護羊。乍見異光四射。各生震怖。天神嘉

爾爾倏見。謂曰。勿驚。予來報爾福音。足樂衆

心救世主。為爾適誕于達未郡。但見襁褓小嬰。卧馬棧。斯其然。告畢。多神俄見。誦聲滿空。曰。天主受享榮福于天。良人受享太平于地。

產厥首子。

太陽未出。地面暗黑。物色不分。世務悉止。人開而寐。日出。地光

物別。人醒。興工。經舉。吾主生時。曰。義日出。顯于世。大益普世。生前世人昏迷。若坐暗地。繁履邪岐。主誕。昭世。世人始醒。始踐正道也。

又。吾主原有無始之生。今日再生。示人每當再生。棄舊復新。再生也。吾主曾示司教一士。曰。弗再生。不能入天。士曰。異哉。師言。老人焉能再生。焉能再入母胎。復出復生乎。主曰。國師猶不明哉。再生。靈。魂之生也。聖神者之工也。聖神欲罪人死。靈。復獲聖寵。如復再生。詎難乎。

聖。盜。博。削。勸。友。棄。舊。復。新。再。生。曰。史。記。姪。婦。引。誘。後。生。以。落。落。後。痛。改。欲。避。其。繇。離。國。遊。外。越。年。返。歸。姪。婦。過。戶。後。生。不。顧。婦。止。曰。弗。識。我。乎。我。也。乃。我。答。曰。我。也。非。我。惜。夫。汝。宿。惡。婦。今。惡。不。變。汝。往。汝。今。乃。一。汝。實。乃。汝。幸。哉。吾。夙。惡。人。如。人。既。死。痛。改。大。變。如。人。再。生。論。吾。往。時。論。吾。現。時。吾。異。乎。吾。如。死。活。二。人。可。

知我今非乃我也。聖人長嘆。繼曰。大哉後生之變。智哉其答。可思其死。以師其活。以使吾靈再生也。

或曰。請示善工。使主再生于靈。聖額我。畧答曰。善工有三。願一。行一。恒一。願使主始胎。行使降誕。恒使養長。願在心。如種埋田。行發乎外。如種發萌。行恒無輟。如種長熟。種播不萌生。萌生不長熟。勞也無利也。吾當推斯。作善工以益其生。

襁褓置馬槽

聖賢皆嘆吾主深意。能揀溫時而揀隆寒。能擇帝宮而擇獸槽。能選錦服而選敝衣。何哉。聖伯爾納答曰。責世甚迷故也。輕世榮福故也。示吾可遁可避故也。噫。主之馬槽。謙德神貧。苦已。等德之公肆也。噫。洞亭。馬槽。

襁褓高聲大呼。勸人輕樂貴苦。人猶慕富貪樂。不受主訓。悖逆甚哉。主。世人之師也。世亦世人之師也。彼此之教。矛盾懸絕。可思誰是誰非。主。智也。世。痴也。何循何棄。明矣。

牧童未眠守夜護羊

聖盎博削解曰。在上者。理民。理家。皆牧也。可寤而守。可護而安。屬人以稱牧職。何云寤守。曰。以避民害。斯第一理事者之分也。經比之云。皆守烟墩人也。其職守夜窺寇。若寐而寇侵域害人。人害歸已。不免受刑。可醒乎。可眠乎。聖伯爾納曾聞國臣自逞其貴。驚之曰。詎伐爾任。盍驚爾任。爾任。烟墩也。當勤。

當懼。當備百目。預視民利而致。預視民病而避。古賢繪豎枝。上繪人目。問故曰。仕之正像也。當事當直如枝。不必畏高。輕卑。而致枉義。上目。其勤敏。而不怠緩。是也。

雅歌古聖善牧民之表也。多年躬牧外。父之羊。謂之曰。恒孜孜于舅羊。晝間日。蒸而未嘗避。夜間暴露而未嘗忌。防賊禦獸而未嘗眠。聖額我畧解曰。雅歌牧羊。盡勤如是。牧人者。何如當竭其勤。可思。天主必將嚴察吾勤。吾怠焉。何云。護安曰。以就民利。斯理事之次分也。皆宜盡盡。而盡者寡。聖伯爾納嘆其寡曰。醜哉。今時醜態焉。何尋得勤牧。寧謂之勤賊。損已。因益屬民。十分僅一。罄

民之囊。因實其袋。十分之九。經責之云。良可憐。吾國其牧者之罰近矣。善牧牧羊。牧民者牧已。可見其惡。善牧愛羊。恒謀其益。牧民者念已忘民。涉乳而吸。剪絨而衣。殺肥而食。可見其惡。其罰近矣。

天神見牧童

時有帝王國主世家教主等。貴。天神獨告朴質牧童。示吾

天主惡傲愛謙焉。葆祿聖徒所云。主擇世弱。以羞世勇。是也。主曾訓衆。揚美聖父曰。父也。韜隱天上。奧旨諸世之智者。而發明諸世之朴者。謝父秘意也。聖額我畧解曰。入上智之精。超性之微。謙德其門也。謙在門開。傲在其闔。奈何。主生為衆。欲衆受恩。傲人塞路。自滿無空。主何能進居哉。

報爾福音足樂衆心

聖良解曰。主誕。衆人之公樂也。異教可樂。

主誕以迪其步。携之入真道也。罪人可樂。主誕以釋其罪。得免真苦也。善人可樂。主誕以報其績。得享真福也。天神可樂。主誕以滿天國空位也。古聖可樂。主誕以提昇天也。可知天神之報。天地之樂也。

味爽之經。

聖路加第二篇。

維時牧童胥言。往也。亟至白冷。往視天主。今攸爲奇。而示于吾。急行。乃見瑪利亞。暨若瑟。暨臥于馬槽。嬰孩視之。則識。聞見皆相應。牧童欣喜。弗能禁口。隨道隨遇。人傳報主誕。聞者驚愕。惟瑪利亞。乃懷于內。乃符于心。茲牧童之言。牧者聞見多奇。揚天主以歸。

天明之經。

聖若翰第一篇。

厥始物爾朋已有

始字有三解。一。指天主第一位聖父。其造天地

萬物。因謂之物始。又。聖父實生聖子。而實為其始。經文若云。恒有聖子。恒居于聖父。即萬物。及其有之始。二。指永永無始之始。猶言。聖子自于無始之始。已有其有。三。指天地萬物之始。猶云。聖子非受造者物。蓋聖父創造物始。已有聖子。遠遠在先。而非並生于物者矣。

物爾朋。內言也。內像也。即天主聖子也。謂之聖父內言內像何。曰。天主奇妙高幽。人見陋淺。焉能罄焉。今舉喻畧推。人想某物。內生某物像。謂之物爾朋。謂之內言。謂之內像。天主聖父于無始之始。恒想其無窮之體。無盡之能。無竟之知。等奇。而生于內

本體。本情。完全像。謂之物爾朋。謂之內言。謂之內像。其精妙。于天主聖父無異。斯乃第二位聖子。經常稱之物爾朋故也。

夫天主之物爾朋。擬較于吾內像。多同多異。其同有六。一。人內像。其明司之產也。若明司之子也。聖父內像。並為其明司之產。因實為聖父之聖子也。二。人內像。受生受存。于明司之內。竟不能頃離。聖子。生聖父。明司之內。不能相離。因雖降地成人。仍居聖父之懷。主曾規眾曰。吾就在地。兼在天。若翰宗徒又曰。聖子。恒居聖父之懷。是也。三。人內像。受想物之像也。鏡也。聖父明視本體無窮之奇。萬物之妙。生聖子。其為全體全像也。萬物之明鏡也。四。人內像。外工之繇也。因內有某物之像。能造某物于

外。視之以神目。則能下手作工。無有無視。若孩無模。而不能動筆。聖子。萬物之緣繇也。自合萬物之妙。聖父視而造萬物。左經所云。萬物繇彼受造。是也。五。人內像。不視之像也。以唇。舌。口。言。顯于外。人向不知聖子。降世取身。乃始知之也。六。無內像。外工不與于外。而像不係于物。蓋人雖有內像。不必行工。世物皆係于聖子。而聖子不係于物。有物自在。無物仍亦自在也。

其異亦有六。一。人內像。有始終。聖子皆無。二。人之明司在先。所發之像。在後。聖父聖子無先無後。皆無始終也。三。吾內像之性。吾明司之性。皆異。聖父聖子之性。同一。四。吾內像。倚賴不能自立。聖子自立之像也。五。吾內像。死也。自不能造物。聖子自活自

造萬物。六。吾內像。或多或寡。或生或滅。聖子惟一。常存無滅。其精無窮。奚必多。奚能多。

或疑曰。夫生者。必在先。受生者。必在後。聖父若生聖子。聖子焉能無始。曰。比之太陽。比之火。比之靈。太陽生光。火生熱。靈。發記。明。愛。三司。而彼此無先後異。一有日。火。靈性。光。熱。三司。同時亦在。使日無始。其光必亦然。火于其熱亦然。靈性于其三司亦然。聖父無始。一有聖父。卽生聖子。子者無始。無後于父。信矣。斯物爾。朋實在天主。實卽天主。上天主二字。天主聖父也。下天主二字。天主聖子也。蓋言。天主聖父生子于無始之始。而恒懷諸內。無頃胥離。彼此之性體。惟

一。彼此。斯實在天主。于無始之始。萬物繇
一。天主。斯實在天主。于無始之始。萬物繇
之受造。匪斯無一物。蓋言。凡受生造之物。莫不從聖子受生受
造者。蓋無聖子。則無可為。無可成也。或疑
曰。信經首條云。全能者聖父。造成天地萬
物。今云。聖子造之何。曰。聖父造之。聖子兼
造之。物受造成。皆係天主之能。天主之知。
天主之善。聖父聖子。一能也。一知也。一善
也。因經或彼或此。推歸造物之工。又。人將
成物。先視內像。依像成物。聖子無窮之體。
全備萬物之像。聖父依之造物。歸彼造物
之工。故也。凡諸受造。向在彼者。壹是生活。蓋言。物不
拘靈蠢。未造之先。悉皆生活者也。彼時。皆
聖子無窮活體。能造成萬物也。譬國主之

位。統包國內諸位。雖然。不為國相。不為天
官。地官等。在國臣。必為某位某位而已。但
在君位內。必為君之位。自能立諸等位。然
也。論物受造之後。皆為某物某物。靈者為
靈。蠢者為蠢。論未造之先。皆為天主純體。
能造諸物。天主之體。常生恒活。萬物在彼。
安能莫。夫生活者。為人光。解有二。一。光者。
生活耶。吾主也。主曾指
已。示眾曰。吾普世之光也。從我者。不圍暗
中。且有神命之光。二。靈性之神光也。神光
有二。本性一。超性一。皆聖子之恩也。蓋生
人而賦本性之光。能識善惡。可遁可避。人
善用性光。必賦超光。能信。望。愛。能昇天堂。
二。光出于聖子。而加于人。謂之人光。故也。
光。炤。暗。冥。暗。冥。弗。識。暗。冥。惡。人。也。其。靈。昏。迷。無。光。謂。之。暗。冥。弗。

識。有兩意。一。弗識光恩。猶云。主恒炤惡人之靈。未降賜之性光。降後訓諭廣宣。如太陽普炤。惡人蒙蒙不覺。大負主恩。比之人盲。行日光內。而不覩其光。二。弗識光能。猶云。主實普地大光也。其德靈迹耀炫。其仇妬恨。正如瞶目。不勝太陽。反恨其光。因圖泯滅。而加百千詬厲苦難。以至于殺。於戲。不知斯光之能。愈撮壓。愈丕著。茲為真光大能。主遣一人。名若翰。斯來為証。証茲真光。俾咸實信。厥証。渠非光。惟光真証。天主教遣若翰大聖。先來作証。引人信敬吾主。聖史明戒國人。繼曰。勿欺自己。若翰位德雖高。其非真光。其非救世之主。惟救世之証也。迷哉。夫聖史明戒如是。而時人尚有多

疑。問之實為救世者否。自又明証曰。否否。吾且不堪近解其履帶。不敢為其役使也。惜夫。聖史明示吾主真光也。天主教也。聖若翰明証也。人猶不信。迷哉。真光普炤入世諸人。居世造世。世莫之知。先述吾以顯其實。天主教也。炤世一。居世一。造世一。經文若云。炤普世之迷。惟天主教之善也。實滿普地。莫際天主教之廣也。于盡無命出天地。惟天主教之能也。主炤滿造。實為天主明也。次責世迷。大負多恩。蒙不識恩主。聖祭利曰。知謝小恩。人之常情。受造之恩。諸恩之基。世受造于主。而乃貿貿。來入厥地。厥不求。知主。報主。亦獨何哉。來入厥地。厥民猶罔迓。來者。降生也。厥地。槩有二解。曰世間。曰如德亞本國。主造世人。

恒爲之宰制。保護開引等恩。地謂其地。人謂其民。又。如德亞國。主初生人類。原在茲地。茲地人民。知敬真主。精脩成聖者衆。厥後吾主降生。身居此地。甚加寵愛于國人。國謂之其地。人謂之其民。噫。國人大變初風。受主降國特恩。漫不經心。不加迎敬。大失所以爲主之本民者矣。是則負諸向迓之恩之罪。較之他方。尤可痛恨。悲哉。

信厥名。錫與之能。得爲天主子。

此言人幸迎敬實信

主名。天主賜之寵愛。使得陟天主義子之位。借主承受天上真福也。

凡茲諸人。匪繇血氣。匪繇肉情。匪繇男慾生。獨繇

天主生。

解世人何繇能爲天主之子。蓋言人生而爲天主義子。迥絕世人之

生。此卑彼高。此污彼清。此繇人慾。彼繇天主親愛也。**物爾朋已降爲**

人。已居吾內。

解劣信之疑。或疑曰。人之卑。焉能騰陟天主教子之高位。

聖史曰。天主之子。下而爲人之子。故也。聖基所曰。人爲天主之子。難也。天主之子。爲人。更難也。若信天主爲人之子。則人爲天主之子。何難信哉。**吾已覲厥**

榮光。皆儼然若聖父真子。厥靈充盈。以聖

寵。以真實。

斯末復叮嚀聖子雖降居人。實與聖父同性。同體。而實爲其子

也。奇矣。其天主之性。隱匿乎內。而天主之榮光。宣著乎外。其盛德無比。真實無謬。苟非聖父之聖子。孰能與斯。

箴。

萬物繇之受造。

解曰。聖父造物者。前視其無窮內像。依像造物。因物

皆美。皆全也。伯爾納聖人曰。吾像。吾想也。當法聖父。將行外事。可前內想其是其非。其可其否。事乃全也。

思想。吾靈性之目也。前思。靈視事勢。視事始末。事皆得成。弗思。靈盲焉。得成事。人弗思。何來何生。奚得正生路耶。奚免多錯耶。想思之工。淨靈。御情。引行。歛外。潤內。排事。決疑。明指善惡。使遁使避。憐哉。世人。不想靈事。輕忽多富。虛度光影。經喻曰。世人若海魚也。額我畧聖人解曰。魚凡二等。一會善浮。時躍而上。時下

而沉。一恒泥海底。弗知浮上。人有二等。一善分時。時偷閑而想靈事。時閑而理世務。若魚脫泥。而浮清水也。一恒想身事。而忘其靈。因靈穢若魚恒泥。天主烏擇是人。吾友曾讀經否。經內天主警戒古人。曰。齡禽。淨禽也。弗齡。穢禽也。汝將奉祭。執彼而祭。此者勿祭。吾友齡禽。想思者人也。恒入靈內。再三裁酌。以淨厥靈。而奉若祭。主愛而享之。莫齡之禽。莫想思者人也。其靈多垢。天主愛乎厭乎。基所聖人又喻曰。人或久冗忙。心煩不舒。或久居暗。及多烟之處。必暫時停務。喜遊清適。世務煩心。乃神目之烟也。人暫罷。習思靈事。心舒目明。得視天樂。以重。世樂以輔。家務以理。吾兄。禽獸無時思。天神無時無思。吾人居中。當有定時

以思。設蒙然竟日不思。異于禽獸幾希。經曰。善人前視道勢後行。惡人之路迷冥。僅進幾步。不覺而倒。伯爾納聖人解曰。人道。其生也。行世之務。其行也。前思道勢。前思務勢也。蓋思靈性之燈也。善人前思事務。有夷有蹇耶。可進可退耶。惡人。若人夜行。跌倒何異。

匪斯無一物

或曰。世物森森。其彙不一。有物。人莫能用。莫能取利。反取多害。主造之何。另有二等之惡。罪一苦一。主造之乎。曰。世物無一弗受造成。人或謂之閑。或謂之惡。實不識其用其善。今問。害人獸蟲用何。奧斯定聖人答曰。愚哉。汝問汝疑。比人入肆。見多器具。不

知其用。曰。餘也。閒也。免也。匠人必哂汝痴。智者入肆。不敢輕異。不知何用。而知各有用。宇宙。天主大肆也。各物各具也。智人入肆。不敢輕匠人之器。以爲無用。汝敢異主。若爲多閑。愚哉。可知世物。無一餘閑也。其用有四。一。顯天主知能。世物愈衆。其類愈廣。其情愈殊。愈引世人。得知天主知能。國君善理一國。大知也。仕臣善治一府。大知也。家主善齊一家。大知也。天主不勞心。不勞力。制御萬有。命各守識。物皆受命。毫髮不爽。大矣。天主大知。衆庶天神。卽齊力盡能。一根草。一小蟲。不能造成。天主憇然晏然。發命命物于全無始出。物如命。卽顯也。大矣。天主大能。

二。加宇宙之美。物類愈繁。宇宙愈富。愈美。比之大成。清濁相濟。高下相宣。乃盈耳可聽。世物大成也。有大用大利。清及高聲也。毒禽小蟲。濁及下聲也。設大成皆清高。何悅耳哉。宇宙無多物類。卽謂美。弗謂甚美。

奧斯定聖人又比曰。古時二文。間雜潤章。光影白黑。成絕美畫。萬有之森。飾美宇宙也。以大受飾。以小受美。善物者。白色也。醜物者。黑色也。而皆助世之美。試惡人之惡。使顯善人之善。暗夜之暗。使顯光晝之光。弱人之弱。使顯勇人之勇。辛味之辛。使顯飴味之飴。等物同然。奚有一無用哉。

三。因討人罪。厥始世祖未罪前。莫受物害。反受多利。其逆主。物乃逆彼。以罪其

罪。已有

本論。

四。使傲人自謙。奧斯定聖人曰。天主欲伏傲人。生多微蟲。命之。苦人。異矣。傲人。天主屈之。蟻。虻。微蟲之下。猶欲上衆人之上。經記。天主欲伏倨王。多命蚊蟲。苦齧國人。王晝不寧。夜不寢。深嘆曰。天主重手也。重罰也。奧斯定聖人問曰。天主盍命獅象。熊羆等獸。伏王。答曰。欲王易知其弱。易抑傲心。猛獸入宮。攻王而勝。王云。猛力特甚。吾何能當。猶存傲心。微蟲攻勝。必知其弱。降氣乃易。熱落尼聖人又解曰。微蟲。天主之能。傲人之謙也。天主以一微蟲。伏傲人。包含宇宙之心。大能也。大謙。傲人之繇也。聖人終謂傲者曰。若莫能對。蟲微何倨哉。盍謙哉。

至于罪惡。天主莫造也。又莫實物得受造也。可比之影。其無實物。特無光而已。罪獨無正而已。人行宜正。有時失正。其無正罪也。天主之行恒正。又竟不能失正。竟莫行。又莫得行罪者故。人之行得正得歪。能行德行罪者故。聖人常云。主不能行罪。人能莫有罪。皆是也。

昔賢規人。曰。天主莫能得罪。或聞異曰。天主無所不能。奚云有所不能。人人能行。天主不能。則弱也。賢答曰。罪。極至甚惡也。天主極至甚善也。彼此相反至甚。焉能同合。同住于天主之性。白黑相背難合。光真正對難同。乃天主于罪。更難也。烏能行哉。若云。不能行則弱。奧斯定聖人答曰。斯天主之不能。正全能也。因

爲全能莫能得罪。蓋得行罪。繇于弱也。設有二人。一居瘴氣內。而不能身染。入火而不能受傷。一易得染。易得受傷。二者孰奇。彼之不能。強也。此之能。劣也。今推喻。則知主不能行惡。大能也。人能行。不能也。

若乃苦惡。天主皆造。皆繇彼也。經記。天主曾罰惡城。先知警戒城人。曰。斯城之惡。天主招致。無一莫繇于彼。斯惡。雖繁惡人所致。累及善人。但惡人遭以罰其罪。善人遭以煉夙非。以增善功。以加來報。第二卷三王後第四主日。已有本論。

凡諸受造。向在彼者。壹是生活。

蓋博削聖人曰。吾主

降生之前。物在其天主之性。皆活物也。降生之後。事在其人者之性。而皆活事。

也。貧在其身。而活也。苦在其身。而活也。辱在其身。而活也。死在其身。而活也。蓋皆使吾得享常生。而免常死焉。

善人在世。法師吾主。受順逆事。而皆活事也。受富。善用厚濟。富活也。受位。善理位活也。落貧安分。貧活也。遭辱苦患。心忍甘受。時日加功。皆活也。葆祿聖徒所云。人愛天主。事事助益其功。是也。

奈何。惡人迥絕。順逆皆死也。受財奢侈。受位賊民。體壯枉費光陰。受患失忍。其順其逆。何不死哉。

光炤暗冥。暗冥弗識。

光。吾主也。善人也。暗冥。罪人也。吾主出世。

正若太陽。生東漸昇。遍炤普地。主曾謂衆曰。吾普地太陽。人從。其靈在世恒光。逝世恒享常生之光。其光悠不滅也。經指主未降之前。曰。若太陽其來也。世人皆居冥。久坐暗所。弗視正路。幸哉其來。來而炤世冥。令人視道。勵之得起。引之使入正也。迷矣主仇之迷。多計以滅主光。終莫能得計。多言多誣。以潛英名。英名多孔。愈出愈炤。多謀埋沒聖教之光。聖教愈耀。國內國外。以至炤滿普地。善人亦光也。其靈恒光。惡人之暗弗掩。伯鐸羅宗徒謂弟曰。巨光就在墨黑恒光。吾弟今居異教惡人之中。弟之光灼然彰著。惡黨欲遮。而罔能及也。

若伯。古大聖也。經美德光。曰。若伯。生長惡人之間。猶卒世守存赤嬰之純性也。

若瑟亦古大聖也。久住敗國。而德盛全。盜博削聖人曰。奇異若瑟大光。國人身黑。其靈愈黑。若瑟恒白。靈性恒光。地勢人風。不變其白。其德憲憲。恒鮮如一也。吾友可法。若居惡黨間。宜授汝光。勿受其冥。勿使惡人得叱聖教清名。勿罪人恒冥。靈無聖寵。明悟無超性之光。弗識正路。若盲多跌。經指之曰。夜中行路。在世不覺其冥。去世啟目。痛哭其迷。奈何不及。經述其言曰。惡人既落地獄。痛醜其迷。涕泣而云。差矣謬矣。在世恒履邪岐。不行正路。神光不透吾內。超性太陽。弗炤吾靈。夙日內冥。今日多冥。稠黑羅布內外。永不能開也。差矣謬矣。人欲免內外暗冥。必近吾主。主也。太陽也。神光也。其外莫有他路。他光也。

真光普炤入世諸人

或問。人人生前無人。自別處來入世。曰。有人云。從後世復來。前在今世。死至而去。過期輪迴再來。斯謬已闕。不必贅。祭利聖人答曰。人人生前。來于本地。而入今世。若問本地之名。本地之勢。本地之路。吾曰。全無地名也。無根草芥。無株樹木。無粒穀米。無大禽羽。無小蠅蟲。至窮至乏。地勢也。萬萬億億。兆兆。終莫能盡數之里。地路也。無人無神。能拔人于全無。携之入世。獨主全能手。能拔能携。引之入世。又人既入茲。獨主之手。能存。設畧放手而棄。人即回于本地。而歸于全無也。聖人謂傲人。深責之曰。何不思從何地來。怎不思生前孰為。奚不思生後本弱。汝于等人本全。

無也。焉敢自傲。而妄謀
登人之上。愚夫迷夫。

居世造世。世莫之知。來入厥地。厥民猶罔

迂。聖史深責世人負恩之甚。蓋有多路。得至認主。乃蒙然弗行。終不到而認

焉。道路雖衆而廣。聖史獨舉其二。第一。居世造世。猶云。受

足矣。餘矣。得知造物者真主。物不能造。已。前有造者。明也。達未聖王曰。萬物互

胥發聲。而云。來矣。來矣。齊揚真主。其也。造吾。吾莫能造吾也。其也。若牧牧吾。吾

若羊受牧也。經異人愚曰。天地之大且美。萬有之森且奇。明指造物主之美奇。

聲可聆。無踪可依。受造物者。無形可視。無

聲也。其踪也。世人盲然弗視。聾然弗聞。怠然弗依。其迷何容辭哉。

又繼曰。不認真主。大迷也。奈何。人之迷。不止于茲。多人之迷。猶甚也。物引之知

主。為梯以上。人以物為主。為梯以下。或拜蒼天也。或拜太陽也。或拜太陰也。或

拜土神也。嗟。人以受造物。自為機檻。自為圈套。陷羅本靈。若人無含靈。然皆

聖經之言。來入厥地。厥民猶罔迂。斯第二大

人聾弗聆。萬物之聲。不信其証。真主躬降示人。多設聖訓。多行奇行。人猶不信

其証。第一卷聖誕前第二主日。已有本論。

立耶穌聖名瞻禮

經。聖路加第二篇。

維時既彌八日期。嬰孩受割。

受割者。古時天主所立之

禮也。經記。天主造物之後二千七十七年。降前一千九百二十三年。按長曆為夏第十一王不降五十六年丙辰。時有大聖名亞巴郎。天主欲酬其善。示以將來果降成人。選之為祖。命其偕後裔男人。皆行割損之禮。一以洗原罪。一以為記號。皆為天主之民。吾主降時。斯禮尚存。因亦行之。今寵教時。代以領聖水之禮。若人仍割損者。其謬甚矣。當時依天主之命。男嬰名以耶穌。生後第八日行茲禮。且取名。